

新戲曲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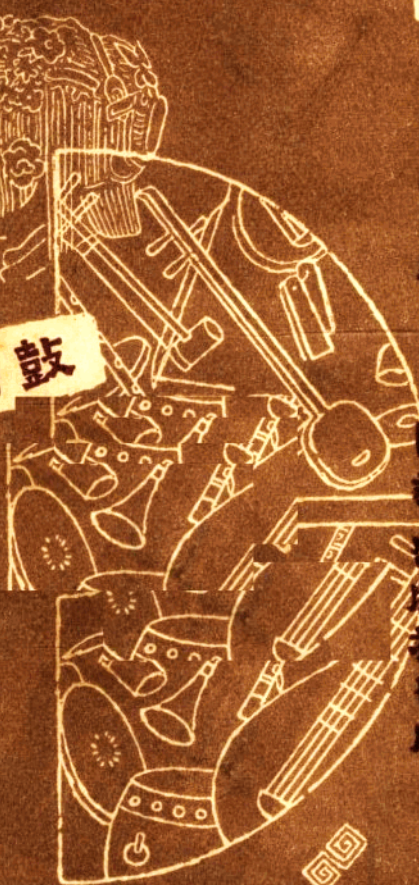
馬彥祥主編

民藝出版社出版

王尊三著

鼓詞

王貴與李香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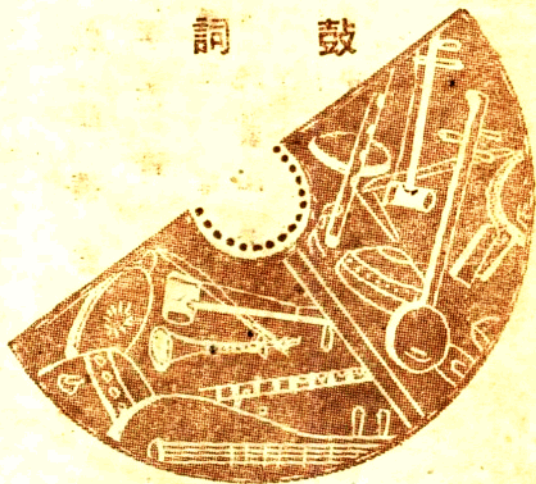
馬彥祥主編

新戲曲叢書

王貴與李香

王尊三著

鼓詞



目錄

一	大生產	一
二	新拾娃娃	十一
三	王貴與李香香	廿三

大生產

詩 努力生產多打糧 生活一定就會強
要作懶婆和懶漢 難免挨餓受饑荒
(唱)有個老頭七十多，
老倆口子的年紀差不多。

三個兒子娶了媳婦三個，
全家老少一處過生活。

這就是老不歇心少不努力，
這大的年紀還想做活。

這老倆口一更一點不睡覺，
二更二點還紡棉花，

三更三點到半夜，
翻來覆去睡不着。

老頭這邊開言道：
叫聲他媽你聽明白，

共產黨的領導真不錯，
如今實行了土地改革，

誰也有飯吃誰也有地種，
誰也有衣穿誰也有活做。

咱家老少大人孩子十二口，

人口多分的地也多，

好光景千萬好好過，

別要一個懶漢和懶婆，

假設光景再要過不好，

那可就怨自己的過。

老婆聞聽說對對，

誰要是努力生產就過好生活。

正講話四更五更天明亮，

老頭兒呼兒喚女忙張羅。

叫聲大兒起來吧，

二小子亦到村南去做活，

小三你也去把活做，

這就叫一齊動手做活多。

大哥倆個去下地，

老頭兒在家也不閒着，

又掃院子又填圈，

掃了驢槽打掃鷄窩。

他家數着小三懶，

一覺睡到大晌午，

天到過午還未起，驚動了好吃嘴不做活挑家不和的三老婆，

來在前邊開言道：

叫聲他呀你聽着，

咱大哥做活爲的是他人口重，

就是你我小倆口，

依着爲妻我的主意，

一股家業三下過，

你要聽了爲妻的話，

你要不聽我的話，

惱一惱來怒一怒，

小三向來脊梁骨軟，

他聞聽此言忙站起，

說：「我的妻呀！你看着好來咱們就辦，你說怎着就怎着。」

這倆口子說的本是背着人的話，

他大哥聞聽此言有了氣，

二哥哥屋裏孩子們多，

爲什麼給他們做這眼子活？

總不如個自屋裏按上一口鍋，

想吃什麼做什麼。

一筆勾消無話說；

當下跟你見個死活，

我拆了你家這王八窩。

他是個懶漢又怕老婆。

到近前屈膝跪在地平坡，

那知道窗戶外頭站着他的大哥哥。

暗說道我們這光景沒法過。

他趕忙看到上房裏送了信，

對着他二老爹娘把此話說。

老頭聞聽長嘆氣，

叫一聲他媽細聽我說：

趁着有你我這口氣，

總不如把一股家業三下撥，

省的你我下世去，

他們弟兄三人犯爭奪。

老太太聞聽把頭點，

說你言講此話真不錯。

這老頭叫大兒去請村長和村副，

二小子去請農會主任劉老和。

幹部們辦事最公道，

叫他們來給咱們分一家業。

說話間請來了村幹部，

這村長面帶笑容把話說：

「你們家十二口人三十六畝地，每個人三畝一點也不多，

爹娘的土地你們分着種，因為他年紀老了沒有力氣作活」。

剎時間弟兄三人房產土地分完畢，轉過了妯娌三個分過活，

老大家分了一張立櫃，

老二家分了一張藤抽桌，

就數小三家分的不好，

老大家分了豬一口，

那有小三家這個倒霉蛋，

剎時間家產分完畢，

「你們一般家業三下過，

依我說叫他老倆口來吃輪頭飯，

頭一個月老大家屋裏先管飯，

清晨起二米子稀粥豆腐菜，

到午後，差不多淨把細糧吃，

單等着老倆口子睡了覺，

爲的什麼——怕的咳嗽。

他也是好菜好飯好吃喝，

分了個少了蓋沒了底兒的破帽盒。

老二家分了三隻鴨子兩隻鵝，

分了羣母雞不下蛋，咕咕咕咕的光扎窩。

村長這裏可把話說：

剩下他老倆口子叫誰養活？

你們哥兒三一個人一個月輪着養活」。

好飯好菜好吃喝。

還蒸上幾個大白饅饅；

最低是咯支支壓餡餡；

泡碗茶糖叫老倆口子喝，

第二個月老二家屋裏該管飯，

清晨起清湯兒雜面撈乾飯，

燒茄泥拌蒜香油滴兒多；

到午飯不是大米是白麵，

還不斷把餃子來捏；

單等着老倆口子睡了覺，

做碗掛面湯叫他二老喝。

第三個月小三家裏該管飯，

他這吃的喝的真砸鍋；

清晨起喝稀飯一個米跟不上一個米；

到午飯吃那個攢不到一塊的糖窩窩。他老倆口子睡了覺，

杓碗涼水頭前頭攔——他愛喝就喝。沒過三天並兩夜，

驚動了不賢良的三老婆，他來在小三的面前開言道，

說：「這件事情真氣壞我，

自從他老倆到咱屋內，光吃東西不做活，依我說你去外邊趕廟會，

我亦到娘家去藏著，餓他三天並兩夜，看看他做活不做活？」

小三好聽老婆的話，果然去趕集上廟胡張羅。

三老婆把家中的糧食都埋盡，回到他娘家去藏著。

倆口子一走不要緊，

這老倆口也不能吃來也不能喝。

餓的個老太太看不見，

餓的老頭兒炕上磨擦。

老太太摸了把沒根的破蒲扇當塊烙餅。

這老頭摸了個砸蒜罐子當塊饅頭，惡狠狠的咬了一口，

把門牙碰了一個多。

老頭兒一見火往上壯，

噙唧唧蒜罐子砸了他六印鍋，

六印鍋就在頭上碰，

要到政府把理說。

這老倆口子挨了餓，

過來了老大家夫妻人兩個，

大小子一把手攙起了他的父，

大媳婦用手攙起老婆婆，

把二爹娘攙在自己的屋內，

說道是：「我不用兩個兄弟把你們養活」。

這老倆口子得了飽飯，

咱再把哥三個的生產說一說：

老大家種着十二畝地，

他跟人家互助撥工多做活，

見天早起和晚睡，

耕三耙四鋤五遍，

秋天熟了緊趕着割，

老二家種着十二畝地，

常言說一個把掌拍不響，

他長的莊稼也不算錯，

小三家連他爹娘那幾畝地，

小三本是一個懶漢，

人家種來他不種，

人家剷地來他不剷，

秋天熟了他不割，

要問他一畝打多少，

冬天沒事弄糞多，

長的十分好莊稼。

一畝地準打兩大石多。

他本是自己耕自己種自己忙活。

就難免對於生產耽誤些，

每畝地也能打一石多。

一其也有十畝多，

三媳婦本是一個懶婆，

東跑西跑胡張羅；

草兒倒比苗兒還多；

在地裏碾成了爛麻窩。

打的還不夠二升多。

兩石多一石多二升多，

這就是多打糧食吃飽飯，

小三家兩天吃不上一頓飯，

只餓的頭朦眼又黑，

這時候驚動村長和村副，

這些幹部們真不錯，

說：「小三家兩口子挨了餓，

你大哥倆生產多努力，

常言道兄弟如手足，

依我說你們把他幫一把，

他也許經着辣角兒辣，

假設若袖手旁觀不把他理，

都不如他生產積極的大哥哥。

要是不打糧食就得挨餓。

支起灶火吊起鍋，

一掛腸子閑半截，

新農會主任劉老和。

來動員他大哥和二哥，

因為他遊手好閒懶怠做活，

才治的豐衣足食好生活。

說什麼水幫魚來魚幫河。

看看他改變的程度可是如何。

可能改變的差不多；

這方式也不一定很正確」。

大哥倆說：「你們看着辦，

我們的意見沒什麼」。

小三家倆口閒聽心歡喜，

叫村長和村副新農會主任劉老和，

你們真是救命佛，別的什麼也好說，空着肚子挨餓真難過。

我們今天盟一個誓；

「從今後再不做懶漢和懶婆」。

三媳婦說：

「以後我再不好好兒幹，

叫老鄉們開會鬥爭我，

情願意戴上高帽子遊一遊街」。

小三說：

「今後我要再當懶漢，

叫政府嚴格的制裁我，

押我十年也不嫌多」。

大家閒聽哈哈笑，

這就叫有錯改錯不算錯。

哥三分家一段事，

改造了懶漢和懶婆。

新拴娃娃

(唱)四月初八好熱天，

山上的奶奶年代不短，

清堂瓦舍挺大的一片，

琉璃瓦太陽一照光閃閃，

山高廟大看好多遠，

只可惜那地方迷信又封建，

說什麼廟裏的奶奶很靈驗，

誰有病到廟內放下個茶碗，

缺子無後要來許願，

張家口大廟會起在賜兒山。

大好的廟宇夠好幾十間，

好房屋都是漢白玉相趁水磨方磚，

瑞氣千條霞光冲天。

修蓋時定花費不少的錢，

迷惑人心鬧出謠言：

說他有求必應神聖無邊，

神奶奶準給他下上藥丹，

管保他能把娃娃添。

竟有那迷信婦女甘心受騙，

在廟會上出了拴娃娃的事一件，

有一個婦女叫李小晏，

夫妻倆的年歲相差不遠，

小光景吃穿不缺很方便，

她每日不住的來思念，

暗思想東鄰家姐姐比我大有限，

西鄰家妹妹比我小夠少一半，

我結婚已經九年半，

我夫妻倆爲這點事兒常互相購怨，

我言說你說那話我不稱贊，

老翁翁也成天價哭喪着臉，

他真個到奶奶廟裏把娃娃拴。

小事兒不大挺新鮮。

他家住張垣市上邊。

丈夫三十五她本三十三，

就有一件缺少個兒女在眼前。

爲這點事兒真是又愁又悶晝夜不變。

她的女孩今年一十三。

早有個白胖的小小會跑着玩。

男孩女孩一個也沒添。

他言說女人家不生孩子子真算稀罕。

咱們誰也別說誰不沾。

老婆婆也不三不四的瞎翻翻。

他說我人兒好活好全都不算，

娘家的父母也把我瞞怨，

他先疑惑我跟我丈夫感情有限，

我身上有口難分辯，

東市場裏去把卦算，

有的說命裏無兒別強打算，

光人民票子花夠了多萬，

現如今飲食照常什麼也不顯，

在眼前快到陰歷四月半，

今天想來明天盼，

李小晏晝夜不住的來思念，

差不多的到廟會把熱鬧看，

不會生孩是大事一端。

說出話來更討人嫌。

白跟人家過了這多年。

只落的萬般無奈求神仙。

又批八字又相面外帶把課占。

有的說我生孩子就在今年。

依我看批八字占課都是枉然。

肚子不覺疼來身子也不發酸。

今一年我怎樣還能把孩子添。

盼孩子把我的眼盼乾。

來到四月初八這一天。

我如何不上踰賜兒山。

都說是山上的奶奶很靈驗，

我到奶奶廟裏去看一看，

萬一的他老神家大顯靈驗，

我就算上多少佈施許多願，

她左思想來右盤算，

混身衣服都改換，

出了街門連走帶看，

相離廟會不怎麼遠，

男男女女千人萬，

一個個的喜色滿面，

公共汽車來回跑真快似箭，

一直看到山頂上面，

又說是有求必應聖德無邊。

誠心誠意把娃娃拴。

保佑着我把娃娃添，

爲了求兒準不疼錢。

霎時間換去舊衣把新衣穿。

隨身帶上了零花錢。

簡直的就奔賜兒山。

但只見廟會上真成了人山。

差不多都把新衣穿。

真是歡笑不止喜樂無邊。

在路旁擺着好多的買賣攤。

真是男男女女一齊上山，